

书号: 10118·232

定价: 0.64 元

李 累 · 之 光

报告文学集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〇年·成都

封面设计：袁奕贤

李累
之光 报告文学集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印张7.875 插页2 字数143千

1980年2月第一版 1980年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7,500册

书号：10118·232

定价：0.64元

内 容 说 明

在我省报告文学的创作中，李累和之光合作得很好，二十多年来留下了一些脍炙人口的名篇。

在《水牢里活出来的人们》里，我们看见了阴森森的地狱和冷月英老妈妈的血泪；在《向大山开战》里，我们可以听到四山传来的隆隆炮响和王茂全粗犷洪亮的声音；而在《难以忘却的怀念》里，我们则几乎能摸到一株红心铁骨而又备受霜打雪盖的老树，引起我们深深的思索。

这些作品都是从生活中蹦出来的——文风朴实，感情真挚，形象十分动人。在《鸡鸣三省的地方》《花是怎么红的》《王华立的道路》等篇章中，也都鲜明地显示了这一特色。

目 次

李 累 之 光

从水牢里活出来的人们

——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馆调查记……………（ 1 ）

没有名字的烧盐工人

——一个工人家庭在解放前的遭遇……………（ 34 ）

向大山开战

——记堡堂大队的人们……………（ 75 ）

难以忘却的怀念

——记李亚群同志……………（ 109 ）

之 光

高山劲松……………（ 122 ）

在鸡鸣三省的地方……………（ 137 ）

老社长	(143)
花是怎么红的	(157)

李 累

没有拖拉机，牛就是宝贝 ——三台县尊胜农业合作社的第一个故事	(184)
--	-------

王华立的道路 ——三台县尊胜农业合作社的第二个故事	(194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山都挡不住 ——三台县尊胜农业合作社的第三个故事	(208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弟弟，你的翅膀朝哪儿飞呢？ ——三台县尊胜农业合作社的第四个故事	(227)
--	-------

后 记

从水牢里活出来的人们

——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馆调查记

这是个调查材料。材料陈旧，都是十几年以前的事情。说起这些事情，真叫人不相信。老一辈的四川人尚还记得：远在三、四十年前，四川各派军阀争防区，打仗火，活活打了二十多年。他们明筹军饷，暗饱私囊，向四川老百姓预征了四十多年的田粮；如在大邑，预征田粮到了一九七一年。这件千真万确的奇闻，不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么？

不仅如此。一个军阀得势，连他的叔侄兄弟、亲戚朋友也跟着飞黄腾达，黑霸一方。真所谓一人得道，鸡犬飞升。军阀中的大邑系，系里的刘文彩，就是一例。刘文彩在大邑县安仁镇有庄园一座，现在是“大邑县地主庄园陈列馆”。我们记叙的，便是这座庄园的材料。按刘文彩说，他能发家致富，全靠这座庄园修在“风水墩子”上；根据我们的调查，完全是另一回事。戳穿鬼话，需要调查。看来，记叙的材料虽旧，也许意思还新。

是刘文彩的奶妈、丫头、大娘、绣花女工的宿舍，也是做灶房、泡咸菜、放年货、堆香蜡的地方；现在是陈列刘文彩罪行的展览室。走进这层围房，时而左，时而右，曲里拐弯，莫辨东西南北；围房路径，都是高墙夹巷，看来走到死路，至尽头又有拱门。幸好我们是紧跟着陈列馆的同志，没有困在“八阵图”中，万一离开，那就很难说了。

足足花了五个小时，我们才算看完整个地主庄园的一个角落。为探底里，我们便住在庄园。半夜醒来，听见园内水声潺潺，檐廊崩裂作响，好不奇怪。

第二天，我们仗恃胆大，谢却给我们引路的同志，便独闯庄园了。我们从靠近账房的圆门穿出，朝着和大厅相反的方向走去，走完一道夹墙深巷，便看见两边排列着数不清的仓房，好象一个中等乡场。经过折壁拐角，到了刘文彩的雇工院，黑压压一大片房间，横七竖八，又密又挤，屋檐低垂，泥壁斑剥。我们钻了半天，才走出雇工院。东倒拐，西转弯，几十步一座高墙，几十步一道黑门，层层墙，重重门，分不清来门去路。《水浒》上祝家庄内的盘陀路，还有白杨树为记，而刘文彩这个庄园，竟无记可寻。这一带房子有三角形的、梯形的、弧形的、菱角形的，真是奇形怪状，鬼头鬼脑。我们不愿久留，但已经不知哪里而来，从何而去了。

正在寻思，突然听见流水声音。找了半天，才发现一间阴暗宽敞的屋子里，有一条三尺多宽的水沟。屋子里怎

么会开水沟呢？真是阴阳怪气。我们顺着水沟盘来绕去，穿过一座小院，推开一扇沉重的黑漆小门，水沟却又变成小溪，顺楼台亭阁流去，把我们引进一座花园。凭着陈列馆的解说牌，才知道这儿有“小姐楼”，也有刘文彩的“欢喜亭”，亭顶还有他乘凉观景的阳台。后来，馆内的同志告诉我们，这是最小的一个花园，庄园内还有两个大花园，里头修得有刘文彩的“夏季吸烟室”和“逍遥宫”。

连我们也不知道，怎样走进了他的“佛堂”。再左钻右转，穿竹林，过坟茔，竟来到一条十分僻静而潮湿的窄巷，走拢巷底深处，有一沉重黑门，门上铁环粗重，挂着巴掌大一把铜锁。进了黑门，又是一条更窄更黑的夹巷，两边砖墙长满青苔，还在浸水，我们感到发冷。往左弯，又是一重黑门，又吊着一把大锁。进了二重门，有七级石梯向下，沿墙是个石坎。我们下了石梯，仰望石坎，竟有两人多高，砖墙高不见顶；坡底有水，深过脚背，真是又冷又黑。细看四壁，百物不生，连蛛网也没有一个，顿觉毛骨悚然。我们手拉着手，又往左弯，见石壁，有第三重门。这重门，有五寸厚。我们用力推开，室内轰的一声，水往外涌……。

我们看到了地主庄园的水牢。

我们看到了水牢里有一架铁笼。

我们还看到铁笼里面钉满了尖刀和铁刺。

这样的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“王法”和刑具，还是我

十一户。刘文彩霸占一户，修一层墙，开一道门；整掉两户，又修一层墙，又开一重门。我们这才恍然醒悟，难怪这座庄园修得稀奇古怪，七弯八拐。这三十户人家，有的家破人亡，有的流落外乡，有的音信杳无，每一家都有一个辛酸的故事，每一道墙都记载着劳动人民的血海深仇。

向刘大娘告别时，她说：“你们回庄园看嘛，玻璃柜柜头有三件血衣，那是彩老五佔霸刘益山的房子带的命债。”

我们看见三件血衣时，刘益山在一旁沉默不语，光用拐棍狠狠地戳着地板。刚才我们听他讲述了经过始末，很了解他此刻愤懑的心情。事情是这样的：

刘文彩在修“逍遥宫”那座花园时，就贪图刘益山的房子和六亩水田。真所谓“三月间的菜苔——早起了心”。他喊狗腿子刘绍武去说话，刘益山横顺不答应。身兼乡长和袍哥大爷的刘绍武，没有想到自己会碰壁，刘文彩更没有料到刘益山胆敢打狗伤主。修好花园，院墙筑到刘益山的房子背后了，刘文彩愈发眼红，便叫刘绍武放话，栽诬刘益山通匪，要打死他。刘益山晓得鸡蛋碰不过石头，只好丢下老母妻儿，流落外乡。

刘文彩一计未了，二计又生，命人开了一条大水沟，直杀向刘益山正屋，白天黑夜冲刷土墙，逼他老母搬家。老母亲吞不下这口恶气，病倒在床。日子稍长，这股毒水

有了，刘文彩新修了一幢楼房；他的六亩水田也没有了，和另外十几亩田一起，修了两座大庄院。庄院的门匾，却是“祥呈五福”“紫气东来”八个大字。

就在楼房面前，刘益山激动地说：“请看，这是我老屋基当门的柑子树，这是我的青杠树，跟我一起长大的青杠树！”他边说边摸，将近二十年的往事，一齐涌向心头，禁不住老泪纵横，禁不住又把拐棍狠狠地戳着泥土，一戳一个深印。

刘益山是有几亩田的农民，三十开外的男子汉，还是刘文彩的隔房侄儿，都受到这样的血腥迫害，那些外姓贫农的遭遇，就更加悲惨了。提起家无男丁的刘大姐母女，被刘文彩拆掉房子，撵出安仁，远逃苏场，孤女寡母倾家逃命的事情，人人伤心，个个落泪。我们每次走到雇工院，就要想起刘大姐，我们每次路过苏场，就要想起这一对孤女寡母，正如我们不会忘记那泥土上的一个个深印，那是阶级仇恨的烙印呵！

请问：刘文彩霸田占屋，害得农民家破人亡，修下这么一座可容几千兵马的大庄园，他一家住在这儿的究竟有多少人呢？

六个！

确实是六个！又是一个叫人难以相信的材料。

据我们调查，经常住在庄园的有刘文彩和他的五姨太，他的大儿子刘元龙和媳妇，他的三儿刘元富，他的么

女刘元俊。仅此而已。但是，仅仅在这个庄园内，他的总管家、管事、烟枪手、保镖、兵丁和服侍他的奶妈、丫头、大娘、厨工、裁缝、绣花工、雇工以及专门泡咸菜的，就有一百多人。除此以外，还有保卫他的一支手枪连队伍。

庄园内的灶房，是一长排。伙食分了四等：刘文彩和五姨太吃“御灶”。单说他俩人吃鸭子，一顿就要三十几只，原来他俩只吃鸭脚板上的蹼。他的儿女、媳妇、总管家吃“总其成”灶，管事、狗腿子吃“上灶”，雇工、杂役只能吃“下灶”。灶房前面的天井里有两个水井，刘文彩一家人用小水井，雇工杂役用大水井，连吃水也由他分了阶级等第！不仅如此，刘文彩还叫人在灶房中间、天井中间砌了一堵高墙，将灶房和水井各分做两个天地。这真是强盗怕影子，刘文彩害怕雇工毒杀他的狗命。

刘文彩自称“龙门”，当“土皇帝”，要“受福宜年”，他的权势、爪牙、财产、田地，自然要越出这个庄园，他迫害和剥削农民的事件，何止霸占这个庄园的百多户人家。这个庄园是很大了，但是，它关不住这个代表军阀、官僚、袍哥、恶霸地主的强盗行径。

那么，我们就从这个庄园走出去看看吧。

三

暂不走远。出庄园，走半里路，就到了安仁镇。安仁

镇赛得过一些较小的县城。镇上有七条街，除一条老街以外，全部房子都姓刘。而刘文彩一人，就占了四条街房，另外两条街房，他还有一半。据调查，一间街房，他每年收三石米房租；逢场赶集，摆地摊的还要交孝敬钱。

刘文彩在镇上修了一个戏院，用他的号名，叫“星廷戏院”。跑到他的码头来演戏的艺人，无不受他的侮辱和蹂躏。有一回，刘文彩和他的三儿子抢着玩弄一个坤角，争风吃醋，父子俩在庄园里演了一出大打出手的“武戏”。正如戏院大门两边的横匾所写，这些“世界奇观”，不过是地主阶级的“人情现象”。

在两条大街中间，刘文彩又修了一座乡场上罕见的三层洋楼。楼房骑在街心，人从下面经过，活象一个袍哥横叉两腿在街上估吃霸踟的样子。这正是刘文彩的袍哥机关——“公益协进社”。它下属的分社、支分社、支社，遍及大邑、邛崃、崇庆、新津、蒲江、眉山、彭山、丹棱、洪雅……以及原西康省的雅安、天全、宝兴、芦山等几十个县，各地的土豪、劣绅、伪乡长担任了各道码头的“大爷”“拜兄”，统辖了十万以上的“兄弟伙”。刘文彩就是这十万“兄弟伙”的“总舵把子”。总社设在洋楼里，楼下茶馆是办公室，处理来往“公事”就在茶桌上。

我们看到这个袍哥组织的“信条戒条”，这是刘文彩示意拟就的。开宗明义第一章上写着：“……共党纷扰，国基未固，凡我同人应本初志，在三民主义领导之下，努

力奠定国基。”和他大厅上嵌的国民党党徽是一回事。戒条中的“严禁参灶”（奸淫自家妇女）等等律条，“兄弟伙”都在刘文彩的率领下，争相开“戒”破“禁”。

和洋楼相呼应的，是刘文彩在街上修的花园，这是他的政权机关。刘文彩在这里，用“总办”“司令”的身分，接受四方区长、联保主任的参拜，也委任大小官员。枪杀杨健民三人的安仁乡乡长刘绍武，不过是守在庄园门口的看家狗而已。袍哥和政客都被刘文彩作了安顿，还没有栖身窝子的土匪，刘文彩就命他们夹杂在花园与洋楼之中，随意逍遥抖摆。过去大邑一带的土匪头目郭保之，群众都晓得是刘文彩的亲信。间或被他传到庄园内的“夏季吸烟室”，同耍虾鬚枪，大谈鸦片生意。

刘文彩在庄园呆闷了，就要到洋楼与花园。他一上街，场都要散一半。姑娘们一听到吆喝，赶紧躲到床背后，老太婆关了大门，还要加根抵门杠。刘文彩走在街上，背枪的立正，长袍马褂的打躬作揖，那些身穿短褂、头扎马耳结、脚登丝耳草鞋、屁股上甩着枪把上拴的红绸绿穗的就“丢拐子”（袍哥行礼的行话）。一进洋楼，袍哥大爷起位，老么递烟捧茶；日已偏西，大家还异口同声地说：“总办早。”

刘文彩掌着刀把子，势力遍及军、政、袍哥、土匪各界，还不甘心。他打算收一百个干儿子，豢养为贴心奴才。在洋楼上，有人向他耳边一吹：“总办公，讲点时

罗二娘在坟坝地还没有住热，潘德成就来买人。二娘说：“女都打发了，高攀不上。”刘绍武借口二娘的女婿没有交清“总办”的房钱，就把他弄来关起。罗二娘和女儿把家私当尽卖绝，设法营救女婿。两娘母一想起人众皆知的绣花女工李二姐，被刘文彩强奸有孕、用药毒死的那桩事，就象猫抓心子，一身都紧了。罗吉安是个本分人，啥事都听二娘安排。二娘说：“拚着命不要，也得把人保住。”正是八月中秋，富豪人家在团圆，二娘却叫罗学成和媳妇趁着月亮大，送姐姐到亲戚家中去躲风。

刘绍武、潘德成没有把人弄到手，气得刘文彩鬼火冒：“你们连一个老娘子都吓不下来，吃屎都该掺把沙。”吓得刘绍武一边点头，一边答应：“是，是，是。”还是刘文彩肚皮烂，接着出了个诡计：“她不交女，你就说国难当头，抓她儿当壮丁。”

刘绍武带起“兄弟伙”来抓壮丁，罗学成不在家，就逮走了罗二娘，把她和女婿关在一起。二娘看见女婿一身血，衣服打烂成巾巾，布都陷进肉皮，忍不住失声一哭：

“儿呀，是我连累了你。”第二天，罗二娘设法交了冤枉房钱，刘绍武才喊她女婿滚出安仁镇。女婿临走时，说：

“娘，儿离安仁，死活不知。娘呀，不晓得我们做梦还能不能团圆……”二娘听了，哭得死去活来。

罗二娘哭干了眼泪，这以后，她拚着舍了老骨头敲锣打鼓，啥也不怕。她告诉我们：“穷人的胆子是他们逼大

的，班房底底我都摸穿了，还怕啥子挨打、上吊。”二娘只愁一件事，深怕罗学成回家被抓住。隔了几天，一个晚上，刘绍武来诳二娘，二娘也哄他：“我出去找儿找女。”刘绍武以为她乘不住了，就叫一个乡丁押着她回去。

这时，已经二更天了。乡丁押着一个女人，毫不在意。走到坟坝边，二娘假意说解溲，往草笼笼一钻，赶紧顺坡滚下，沿着漕沟，躬起身子边爬边跑，一口气跑到十里远的苏场。她看着门上红灯，误认是客店，就轻轻拍门。门开了，出来一个女人，把她让进去。二娘悬心吊胆地诉说自己的苦情，不料那个女人一边听，一边哭不成声。摆起来，二娘才知道她就是被刘文彩霸占房子，撵出安仁，逃到苏场的刘大姐。受苦人，心连心，刘大姐留下了罗二娘。

避了三天风声，一清早，刘大姐叫她女儿给罗吉安送口信。等到天黑，二娘的女儿、媳妇、儿子才逃到苏场。母子四人见面，担心外人发觉，哭都不敢哭一声。当天晚上，二娘下决心逃出刘家天下。临走时，刘大姐千叮咛，万嘱咐，给了二娘五块钱，又叫女儿把他们送到河边。母子四人担心桥上有刘文彩的岗哨，只得蹑水过河。天又黑，河又宽，河水淹齐半身，他们一个牵一个，东偏西倒，摸了大半夜，才爬上河坎。

一路上，白天啃红苕，晚上背庙子，四个人顶一床烂棉絮。拖了三天三夜，才走拢蒲江，逃进大山，找到了二

事。

罗二娘告诉我们：“我护儿护女，一家人还是四分五散。刘文彩逼走我女婿，害得我女儿哭死哭活。媳妇回家，刘文彩又象饿老鹰一样把她叼走了。刘文彩一个人，拆散了我家两对少年夫妇，逼得我夫妻母子不团圆。他把我们赶进坟坝，偏偏又住在他狗腿子潘德成的脚边，我老汉出门上街，过他门前的一节节路，一年要交五升豆子。同志，解放军为啥不早来十年呵！”

“我回家见不到老伴，看着两个小娃，床脚躲一夜，又逃回山里。下山上山，只给儿女带来两眶眼泪。

“我们活出了头，一辈子不忘毛主席的恩。女婿和媳妇，从此没有音信，叫我心都想穿。咬死刘文彩，也消不了我心头的仇恨……。”

二娘送我们走出大门，走过当年曾经收过她家五升豆子的小路，又回到了庄园。

我们从庄园南端第六道大门进去。里面是两个并排的大天井，天井四周，全是宽敞的房廊，这是刘文彩收租晾谷的地方，也是他的“铁板租”逼死人命的关口。过去，每逢秋收时节，刘文彩坐在“欢喜亭”的阳台上，看着他的狗腿，押着佃户，从四面八方牵成线线担来租谷。佃户们用血汗泡大的谷子，倒进他特制的滚珠风谷机，倒进“星廷监制”的黑漆大斗，经过他专门训练的“斗把手”一搨一刮，一石变八斗，八斗变六斗，真是梳子梳，篦子